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六十二回 冷素馨多情圓舊約 沈浣花巧語難新郎

卻說寶珠到盛蓮仙家來，見白劍秋、何祝春、華夢庵、林冠如、桑春等一班名士俱在。寶珠便和蓮仙道喜，見主婚的是他岳父冷太史，寶珠原在國史館見過，便行了子姪禮，那冷太史和他談了幾句，另有客來，寶珠便退了下來，要蓮仙引導著進去，向中門口站住，丫頭珠兒早傳話進去，裡面何祝春的夫人夏氏，華夢庵的夫人周氏都迴避過了，蓮仙才和寶珠進內，見中間鋪設備極華麗，貼地鋪著紅氈，廳廊下丫頭報說奶奶來了，軟簾一動，走動兩個丫頭攙扶著一位極嬌小像蕊珠的一個冷素馨進來，寶珠請了安，叫了聲嫂子，說家太太著來給嫂子道喜，因往女府去了，沒親自過來，抱歉得很。素馨低下頸子，紅了臉道：「這個不敢，三嫂子怎麼不請過來玩玩，此番咱們家攀了沈府的親，兩家子都和一家兒一樣了，一切事總請哥兒照應才是。」寶珠見他會講，因偷眼打量他，年紀不過十八九歲，一張子粉團的拱臉兒較婉香略瘦些，眉兒彎彎，鼻樑一統，齒白唇紅的，能言舌辯，看樣兒是極小巧靈動的。正看他，見素馨也偷眼打量自己，兩付眼光卻好一逗，一齊紅了臉低下頭去，寶珠便沉聲回來再給嫂子請安，因和蓮仙退了出來。向花廳上坐下了席，是祝春、夢庵、冠如、劍秋四人陪的，大家談笑一會，又和夢庵、祝春鬧了一會子酒，便散坐了，見蓮仙已迎親去了，這邊園裡便開場演起戲來。冷太史邀眾人圍裡看去。寶珠看那園子也不小，佈置的極有邱壑，彷彿葉冰山家的花園一半，見榜著待藏園三字，寶珠不解，也不好問，便繞過三四個院子，早到一所大院，彷彿如自己家裡的晚春堂似的，只略小些，是四五間一統的。進去，見戲台卻在廳裡面的，四邊圍著欄子桿子，正唱的熱鬧，滿廳擺了幾十桌檯面，前邊一排早坐滿了人客，只留三席空著，冷太史便讓寶珠和祝春、夢庵一席，白劍秋、林冠如、桑春一席，看坐定了，自己便退了出去，管家斟上了酒來大家喝了一口。寶珠向四下一望，見些男客，也有認得的，也有認不得的，看這廳彷彿是京城裡的戲館那麼樣兒，兩邊也有邊廂，坐滿了女客，隔著簾子透亮的紗帳屏風，裡面點了燈，外面滿廳也是燈，那紗帳雖隔著，也仍能看得了，見那些女客老的、小的、村的、俏的、各具面目，眼光射轉，沒一個看得過去的，算只有左首廂內兩個人最好，一個便是冷素馨，一個卻不知是誰，正看著，忽華夢庵一抬手叫起好來，寶珠吃了一驚，見滿廳子人都跟著喝采，那鼓聲兒嘖嘖的滾將起來，向台上一看，沒得人兒，見眾人都仰面看著，因跟著眼光看去，見兩個開口跳，在那裡溜鐵桿子，做的便是八蠟廟。寶珠不愛看這些，因回頭喊花農，把自己府裡的女班子傳來。花農答應了去，這裡喝了一巡酒，見換了一出雙搖會，是夢庵點的。寶珠看那兩個花旦，搽了一臉粉，耳後露出黑油油的腦袋，就像戴著伏面似的，還扭頭顛頸兒和兩個花臉老奴子做些怪態，夢庵大笑著，寶珠實在忍禁不住，因有了酒，竟嘔起來。祝春、夢庵等忙問他怎麼？寶珠合著眼睛搖搖首，勦藥知道寶珠脾氣早向台上喝聲道：「住了！」那些戲班子的人只當什麼事，果然住了，滿廳子看的男女人客也不知什麼，一時見許多紅櫻帽子的小廝們，押著十幾座珠紅描金的大箱子來，寫著春聲館字樣，抬向戲房裡去，便見那些戲子都一串兒下台來，退了出去，又見打廳外走進二三十個美人兒似的女孩子來，齊向正中寶珠席上請了安，便一串兒向台房去，眾人才知道是換班子，有些知道是秦府的女班子，有些知道本來是葉冰山家的，送了秦府裡，又經挑選了，自己教演過的。沒見戲，早知是好。一時台上七八個女孩子，打起大鑼鼓兒，鬧起台來，那敲法自不同，一陣緊一陣，早震的滿屋子都是應聲，忽而鼓聲嘖的一聲一齊住了，便一個一個的女孩子，扮了大天官出來，唱了進去。寶珠早吩咐，便唱雙搖會的戲，出來一個小旦是嫩兒，又一個花旦是伶兒扮的，千嬌百媚，便把兩廂看的女客一齊壓下去了。何祝春已看的出了神，華夢庵早失了魂，瘋也發不出了。再看那兩個小花臉，扮著老頭子出來，也是一個粉團兒似的，雖奇形怪狀的裝著，總流露出一種柔媚態度，滿廳子的男男女女都一齊看的出了神，一出完了，便也做八蠟廟，有幾個女孩子，都打了臉扮淨，有些還有女兒腔，只大春、奎和、四喜子兩個最好。一時兩個開口跳出來，是武旦細柳兒和武小生燕兒兩個扮的，一身花繡小襖，兩雙極小的靴子，向地上一縱，早飛也似上去，一手扳住了鐵桿子，到豎一個蜻蜓起來，又放了一隻手，只一隻手扳著做個側飛蝴蝶，忽兩手一空墜下來，卻用一個小靴夾兒勾住了懸空倒掛著那細柳兒，便在地上豎個蜻蜓，把小腳兒朝了天；那燕兒倒掛著，一手托住他一雙靴尖兒，那細柳兒便一個翻身打個斜鬥向燕兒手掌上站，一點兒腳尖子，做個魁星跌鬥的勢兒，又做個拜觀音，又扭轉軟腰兒做個美人睡態，大家連連喝采不絕。華夢庵早跌足贊歎道：「飛燕掌上舞，也不過爾爾。」何祝春也極口贊歎，一時已換了一個只新排的燈彩戲，是善才童子游鬥牛宮的梆子腔，那扮龍女的一個小旦實在真好和天人似的，唱的聲口又好，祝春因問寶珠道：「這人很好，他喚什麼名字？」寶珠說叫香玉，是新來的，祝春大為贊歎。這齣戲罷，已是三更，外面蓮仙早親迎回來了，已經交拜成禮。冷太史來請祝春、寶珠、夢庵、冠如四人進房進去，見浣花尚未揭去紅巾，團兒和喜兒夾侍著，坐在大紅幃幔影裡，中間已設下歸房宴，讓蓮仙首座，並肩右首虛設一席，四人陪飲一會，各自散去。蓮仙送寶珠至房門口道罪，寶珠笑向他道：「你仔細兩個膝蓋兒呢，我明兒再來看你。」蓮仙紅了臉，見寶珠去了，才回來替浣花揭去紅巾。一看，真如媚香一個模樣，心裡大喜。團兒扶浣花向席上與蓮仙並肩坐下，兩人吃了交杯，丫頭便將席面拆去，遞了和諧，伏侍浣花睡下，丫頭們便退出去，掩上房門。蓮仙寬了衣，便入幃來，見浣花擁衾兒，一手拿帕子支著腮兒哭。蓮仙吃了一驚忙道：「小姐怎麼？」浣花用指尖兒向他頰上指道：「薄情郎，還有顏面見我。」蓮仙道：「嚇，小姐敢為媚香姐姐恨我嗎？」浣花聽這話，心裡到好笑起來，知道他聽了寶珠的哄，因故意試他的心道：「你娶了我，還娶媚香不娶？」蓮仙道：「娶否總憑小姐許我。」浣花道：「你一個酸丁能有多少福分，還望舍了我再娶一個嗎？」蓮仙道：「小姐不許我也不敢擅主，只心裡丟不下他，但得一見，娶否我也不在這形跡上講去。」浣花故做喜色道：「那你肯不娶便好，不呵，我便明兒歸寧去，我仍做我的郡主去，誰願給你三妻四妾的做來。」蓮仙不語，浣花又道：「你果然不娶了嗎？」蓮仙笑道：「且再講。」說著便想上牀去睡。浣花正色道：「你給我講定了，果然不娶他，我才許你睡，不呵，你給我出房去。」蓮仙因笑道：「我依小姐，不娶便了。」浣花道：「不娶竟不娶，什麼便了？」蓮仙見他正顏厲色的，暗想：「不道竟是一個醋瓶。」因隨意應道：「那便不娶。」浣花道：「那便不娶，這那便兩字敢指我強制你不娶嗎？」蓮仙道：「這哪裡好說是小姐強制我不娶呢？是我自己不娶了。」浣花道：「這樣那你是不要娶的了。」蓮仙道：「真不娶了。」浣花道：「果然不娶他了？」蓮仙道：「果然不娶他了。」浣花恨一聲道：「負心郎，負心至此。」說著哭將起來，蓮仙弄得不懂了，因道：「這是小姐叫我這樣的，哪裡我真心負他。」浣花道：「住了，你知我是誰？」蓮仙道：「敢不是小姐是姐姐嗎？」浣花道：「誰是你小姐，誰是你姊姊？」蓮仙不懂了。浣花哭道：「你今兒倘真被沈小姐挾制住了，你也便不娶我了，我還疑心什麼來。」說著，痛哭起來。蓮仙想道：「這話，他分明便是媚香了，多管他和沈小姐商量，讓他先嫁來探我的，我不該落這圈套。」因自覺慚愧也哭起來。沈浣花哭著道：「你哭什麼來，敢因是有了我沒了沈小姐嗎？」蓮仙道：「姊姊你一味怪我，也太不知道我的心了。」沈浣花哭道：「你的我心知道了，有了沈小姐便舍我，有了我卻捨不得沈小姐，你所以哭來，我如今代沈小姐嫁了你，我便不許你娶沈小姐了，你敢應得下。」蓮仙道：「我和沈小姐本無瓜葛，我有了姊姊還娶什麼。」沈浣花道：「他是宮裡的人，你無故退他的婚，他便告你。」蓮仙道：「我有了姐姐，便他請了旨，要砍我的腦袋，我也和他拚了，況今兒明媒正娶，誰不知道我是娶沈小姐的，他自己暗中使你代了誰管他的。」浣花道：「是了，你不娶他了，他叫我嫁你，原是好意，你竟以怨報德你問心得過嗎？他既許了你，你不娶他著他嫁誰去？」蓮仙笑起來道：「任憑姐姐的意思。」浣花道：「我意思決不許你娶他。」蓮仙道：「便不娶。」浣花道：「又字便字，你敢怪我，我強制你嗎？我便強制你不許娶他。」蓮仙道：「我便不娶。」浣花道：「當真？」蓮仙道：「當真。」浣花道：「果然？」蓮仙道：「果然。」浣花笑起來道：「你知我是誰？」蓮仙大驚道：「敢原是小姐嗎？我真該死，該死。」浣花道：「薄情郎，薄情至此還講什麼。」說著，便一手推開蓮仙，撲朔朔的滾下淚來。蓮仙慌了道：「嚇，小姐。」浣花哭道：「誰是你小姐。」蓮仙道：「總之是我薄情，小姐不生氣。」浣花見他還是小姐長小姐短的，一心注在沈浣花身上，大恨起來，一頭向蓮仙懷裡撞去，道：「罷，我和你同死吧。」蓮仙慌了，只得滿口央告，竟屈膝跪了下去。浣花禁不住好笑起來，忍住

道：「你跪誰？是跪你小姐，還是你姐姐？」蘧仙見他帶著淚露了個笑影，暗想這個話又像是媚香的了。因道：「這真真糊塗死我了，你若是小姐，我便跪小姐。你若是姐姐，我便跪姐姐。」浣花聽他掉巧舌兒，不禁笑道：「我便是你小姐，也便是你姐姐。起來吧，我不愛看你這下流樣兒，留著跪你那位素姐姐去吧。」蘧仙見他調笑起來，便站起來，一把抱住道：「好姐姐，你不笑我吧，你究竟是小姐還是姐姐？」浣花笑嗔道：「我不知道？隨你喚去吧。」說著便睡下了，不去理他。蘧仙究竟辨不出是浣花還是媚香，向枕邊問了半日，浣花故意叫他狐疑一夜。好便和他好了，卻仍不肯吐實。次早起來，蘧仙還是個滿腹狐疑，知道他二人是言語笑貌都是極像的，究竟辨不出誰是誰，因起來悄悄走出，向團兒問道：「你小姐究竟是誰？」團兒不懂道：「這是怎麼解？」蘧仙也自覺好笑，因又問道：「我問是不是你家浣花小姐？」團兒笑道：「爺敢癡了，難道一個女兒家出嫁也有人冒名頂替的嗎？」蘧仙笑起來道：「那邊府上有一位小姐和他極像的可有沒有？」團兒道：「有的。」蘧仙道：「敢是姑蘇顧家的？」團兒道：「是。」蘧仙拍手笑起來道：「我到這會子才明白。」剛說著，外面來請，說寶珠和祝春、夢庵來了。蘧仙便披了大衣出來，見三人已在花廳上談笑，見蘧仙進來，都笑迎來問：「昨夜怎麼？」蘧仙笑道：「不取笑吧。寶兄弟，正經媚香還在府上還在敝岳家？我滿意思去一見。」寶珠大笑起來，不知怎講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與我周旋還作我，為郎憔悴還羞郎。